

多边主义持续承压,联合国日常运作和改革面临重重阻力

新一届联合国大会在挑战中开幕

本报记者 梁凡

当地时间9月8日,第80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闭幕,随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的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拉赫曼在致辞中表示,多边主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新一届联大的主题将被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

在当日举行的第80届联大闭幕会上,第80届联大主席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回顾了其任内联大的主要工作。贝尔伯克说,第80届联大工作重点是在联合国改革、捍卫《联合国宪章》、促进发展以及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同时开启了人工智能管理这一全球性议题的讨论。第80届联大共召集18场高级别会议,开展26项政府间进程,举行116次联大正式全体会议,通过317项决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现场讲话中说,第80届联大是在人类面临武装冲突不断、国际体系缺陷导致不公与贫困等复杂挑战背景下召开的。但在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寻求出路。

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闭幕后,第81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卡利勒·拉赫曼宣誓就任第81届联大主席。

拉赫曼在开幕式致辞中说,联合国面临

严峻挑战,多边主义承压,“信任赤字”正考验人们对国际机构和集体行动的信心。为此,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拉赫曼说,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

多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希望新一届联大通过外交、对话和协作能够重建地缘政治中缺失的信任和诚意,保证世人有一个更加美好、健康、和平的未来。古特雷斯说,《未来契约》和“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蓝图,联大的工作对于落实这些承诺至关重要。他敦促各国在第81届联大开幕之际,团结一致寻找出路。

无论在古特雷斯还是在拉赫曼的讲话中,“挑战”都是核心关键词。

自1945年成立以来,联合国一直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是战后国际体系的核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和保护人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加强全球法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近年来全球地缘冲突频发、大国博弈加剧,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抬头等冲击下,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正面临持续挑战。

联合国大会主席理事会去年10月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持续瘫痪削弱了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有分析人士指出,除了俄乌战事之外,2023年10月爆发的以色列、哈马斯加沙战争,2026年初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对国际秩序与国际法造成了直接冲击。不仅如此,以上3场大规模战事的持续延宕,使得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急速升温,大国博弈屡屡逼近危险“红线”,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全球粮食、能源等大宗物资贸易饱受冲击。但在此严峻形势下,本应作为对抗此类危机最重要国际平台的联合国,却并未真正发挥出令人满意的实质性作用,这一尴尬的现实对联合国的国际威信造成了打击。

除了在重大国际问题与国际危机上的“失能”,联合国自身的运作也遇到不小挑战。据统计,目前联合国面临约24亿美元的经常预算会费缺口以及27亿美元的维和预算缺口。由于资金短缺,联合国被迫削减开支、冻结招聘,并暂停部分服务,严重影响其全球运作能力。

作为最大的联合国会费出资国,美国常年拖欠支付。联合国方面今年5月表示,美国拖欠的款项超过40亿美元。但美国方面

认为实际欠款总额低于这一数字。近期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美国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该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除了拖欠会费之外,个别大国奉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对联合国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立场。近年来,美国政府接连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世卫组织、人权理事会、教科文组织等重要协定和机构,严重破坏这些协定与机构的严肃性,也削弱了联合国的权威性、有效性。

在各种内外部挑战面前,联合国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并已为此启动新一轮的全面改革:2024年9月,联合国召开“未来峰会”并签署《未来契约》,为改革描绘了路线图;2025年3月,古特雷斯启动“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全面推进联合国机构改革,以期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有效、适应21世纪的联合国”。在当前极端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联合国改革的阻力不可谓不大,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今年底之前,联合国还要完成新任秘书长的选举工作,围绕这一联合国最高行政职位展开的博弈,也将成为该组织面临的又一挑战。



中国援卢旺达道路改造项目开工

中国援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市10公里道路改造项目当地时间9月8日举行开工仪式。图为当日在基加利市拍摄的项目施工路段。 新华社发(西里尔·恩德格亚 摄)

为分散风险,欧洲多国从美国转移黄金储备 全球黄金存储格局悄然生变

本报记者 莫菲菲

近期,欧洲多国央行先后从美国转移黄金储备。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持续上升,正促使各国重新审视海外资产的安全性与可获取性。

荷兰中央银行日前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612.4吨黄金储备中有30.8%存放在荷兰宰斯特,18.5%存放在渥太华,伦敦存放量从18.1%上升至32.1%,纽约存放量则从31.3%降至18.5%。

在此之前,也有其他国家采取了类似行动。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其在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将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129吨黄金全部卖出后,在欧洲市场买入等量符合现行国际标准的全新金条并运回巴黎。

2013年至2017年间,德国联邦银行累计将674吨黄金从海外存储地转移回国,其中从纽约调回300吨,从巴黎调回374吨。今年,德国还出现要求进一步将黄金运回国的声音。

这一系列举动表明,欧洲各国央行正倾向于将黄金储备转移至本土或欧洲主要交易中心,减少对美国金库的依赖。

黄金储备对央行而言发挥着金融后盾作用,在经济动荡或地缘政治危机时期承担避险功能,并在金融危机中提供不依赖任何主权信用的终极清偿手段。

在全球官方黄金存储版图中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是最大的两个黄金仓库。二战后,全球近60个国家将数千吨黄金寄存于这两大银行。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纽约联储持有超过50万根金条,是全球最大的单一货币黄金存储地。英格兰银行金库中则存放了约43万根金条。

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黄金存储中心,是受到了特定历史进程的影响。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开放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金融学院副教授卞洋介绍,二战及随后的冷战期间,欧洲大陆长期处于战争与军事对峙阴影之下,从安全角度出发,欧洲许多国家将部分黄金存放于远离战火威胁的美国。与此同时,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机制,欧洲国家积累的大量美元资产,相当一部分也以黄金形式留存于纽约。

此外,纽约拥有完善的央行托管设施,同时是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中心之一,黄金的交易与结算方便,将黄金存放在美国降低了跨境运输的成本与风险。

然而近年来,全球央行黄金存储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6月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过去12个月,19%的央行提高了国内黄金储备比例或者对储备地点进行了多元化配置,而上一年这一比例仅为7%。其中,存放在纽约联储的央行占比从17%降至14%。

荷兰央行谈及为何转移黄金储备时表示,鉴于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在危机期间,纽约和渥太华的黄金储备无法被快速、直接使用,而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实现更平衡的分布有助于增强抗风险能力。卡塔尔全球事务中东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弗雷德里克·施耐德表示,荷兰转移黄金储备的原因,与10多年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持续调回黄金的逻辑一致,即获取对本国黄金储备的实际控制权。尤其是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欧在贸易关税、格陵兰岛收购意图及对伊朗军事行动等问题上分歧公开化,跨大西洋外交关系日趋紧张,令各国对海外托管资产的安全性产生普遍担忧。施耐德指出,美国日益将美元、国际贸易关系和国际支付系统武器化,让许多国家感到紧张。

“各国央行愈发看重黄金作为应急储备的实际作用,既要保管安全,也要在需要时及时转化为可用资金。央行调整存放地点,有助于分散风险、改善交易条件,也将重塑国际黄金托管业务格局。”卞洋认为,欧洲国家此番调整虽不宜简单视为对美元或美国失去信任,但在地缘冲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确实反映出多国对黄金储备的管理更趋审慎。



“俄煤入晋”跨境能源运输实现新突破

近日,一列满载3008吨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焦煤的集装箱专列,由大同铁路物流中心曹妃甸西营业部港池岛专用电启程,驶向山西忻州。此次专列的成功开行,标志着大同铁路物流中心在“俄煤入晋”跨境能源运输领域实现新突破,构建起山西—港口双向煤炭流通新格局。图为“俄煤入晋”专列在站台作业。 本报讯通讯员 郭钰超

“毒气岛”的罪恶不能被掩盖 ——探访日本大久野岛

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杨智翔

日本广岛县竹原市大久野岛是濑户内海上一座面积仅约0.7平方公里的小岛。如今,岛上因遍布野生兔子也被称为“兔岛”,吸引一些游客前来。但在战争时期,这里曾是日军毒气工厂的所在地,生产大量毒气,戕害无数无辜生命,完全是一座“毒气岛”。

记者日前随同日本民间历史研究团体、日本学生、在日中国留学生等探访了大久野岛。

日本在战争时期建立了完整的毒气战体系。大久野岛上的工厂负责生产毒气,九州地区的曾根制造所将毒气装填进弹体,千叶县的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负责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

日本制造化学武器,违反了《日内瓦议定书》。为掩人耳目,从建造毒气工厂到战争结束,大久野岛上的毒气生产情况始终处于保密状态。据岛上毒气资料馆介绍,大久野岛当时实行24小时警戒,在对岸沿着海岸线行驶的列车上,靠海一侧的车窗必须被遮挡起来。大久野岛甚至一度被从地图上抹去。

日本民间团体“原子弹爆炸经历传承会”成员楠本昭夫介绍说,大久野岛上曾生产各种毒气,包括呕吐性毒气“红一号”、糜烂性毒气“黄一号”和“黄二号”、致死性毒气“褐一号”等。

“据说生产出来的毒气就像空气污染一样,笼罩整座岛,有毒物质会向下沉降。根据证言,当时毒气弥漫,脚下看起来就像白茫茫的雾一样。”日本民间团体“毒气岛历史研究所”代表山内静代说。

大久野岛上生产的大部分毒气被运往中国投入使用,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伤亡。一些毒气弹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居民带来持续伤害。

“发动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加害行为。尤其是在这座岛上,他们制造的是违反国际条约的毒气,并把这些毒气用于战场。”山内说,“那些被遗弃的毒气,直到今天仍然在夺走中国人的生命、污染环境、危害人们的生活。这是何等严重的罪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为防止罪行暴露,毒气工厂销毁毒气、焚毁相关文件。如今,岛上的遗迹仍能让人看到日本当年企图掩盖罪行的痕迹。长浦毒气储藏库遗址的地面和顶部已被植被覆盖,但其内部漆黑的墙壁仍清晰可见。

楠本说,日本战败后处理毒气时,先把毒气从储罐中抽出,然后再搬走储罐。据说由于墙壁上可能残留毒气痕迹,因此使用火焰喷射器进行焚烧处理。

81年后的今天,“毒气岛”的历史在日本仍鲜为人知。和记者同行的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学生小关太智是第一次得知“毒气岛”的历史。小关说,他知道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历史,但完全不知道同在大广岛县的这座岛上曾有毒气工厂的历史。

相比之下,大久野岛作为“兔岛”和“旅游观光地”却被广泛宣传。日本摄影记者樋口健二说,归根结底,日本政府就是想摘掉“毒气岛”这个标签,不想让人们记住“毒气岛”这件事。

日本吴工业高等专门学校副教授小仓亚纱美说,如今,日本学校也几乎不讲这段历史,但日本人应该去了解,日本曾经制造毒气并对中国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她表示,她会把在岛上的见闻讲述给她的学生。

楠本说,现在仍有很多人不了解这段加害历史,为了让这段历史不被抹去、避免重蹈覆辙,应该把这些史实完整地告诉人们。

(新华社日本大久野岛9月9日电)



多家中企亮相 伊拉克国际油气展

为期4天的第四届伊拉克国际石油天然气展当地时间9月8日在巴格达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吸引伊拉克本土企业和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众多国际企业参展。伊拉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之一,近年来中伊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

图为当日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会展中心,人们经过中国石油展台。 新华社发

欧洲加大施压,会让以色列“伤筋动骨”吗

毕振山

围绕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欧洲国家近日加大对以色列施压力度。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建定居点。英国还明确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制裁措施。有分析人士认为,英国成为此轮对以施压的“排头兵”,与国内外多种因素有关。欧洲国家的施压虽然很难改变以色列的政策,但将对美以在巴以问题上的冒进形成一定约束。

当地时间9月8日,11个欧洲国家的外长和加拿大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声明表示,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采取的行动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1个欧洲国家中,包括了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波兰和北欧五国。

同一天,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声明表示,三国决定禁止从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三国还对“两国方案”表示支持。

除了参与上述两个联合声明,英国还宣布了一系列相关措施。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宣布调整英国政府中东政策。根据相关政策,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新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等部分服务。

欧洲国家上述举措意味着欧以围绕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的矛盾升级。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自去年以来,欧洲在该问题上多次向以色列施压。

去年9月,西班牙宣布禁止进口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非法定居点生产的商品。今年7月7日,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从以色

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7月21日,荷兰政府宣布从9月22日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以色列政府8月发布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后,欧洲多国予以谴责。

浙江外国语学院新型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环地中海研究院副研究员黄洋表示,英国这次积极施压以色列有国内外多方面原因。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占领扩张行为违反国际法,英国也一直以“两国方案”的维护者和推动者自居,对以色列的激进行为无法再保持沉默。就国内因素而言,执政党工党长期以来饱受党内左翼力量的压力,首相伯纳姆上台没多久,以此为契机展现对以强硬态度,很可能是对党内压力的一种回应。

对于欧洲的一系列施压措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作出不同反应。

巴勒斯坦总统府对12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呼吁这12个国家、欧盟和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如对极端定居者实施制裁等。

以色列则宣布将对英国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以色列外长萨尔称,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萨尔说,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松看来,随着近年以色列政府右翼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犹太人定居点日益成为掏空“两国方案”的最前哨。此次英国等12国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对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的一次集体行动。声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洲主要国家和加拿大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吸引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定居点问题特别是其后涉及的主权、安全和商贸等维度的具体问题。不过从欧洲主要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史来看,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以